

灯下漫笔

品人叙事
故园桑榆晚
琼海明月孤

• 葛道吉

2026年的新年钟声犹在耳畔,第三天的网络却传来一则沉痛的消息:文化学者李继伟先生以86岁高龄,在海南安然辞世。从赶往海口看望舅舅的文友任正义女士处,核对了传开了的信息,心头那沉甸甸的失落,如王屋山下桑榆河的鸣咽,悄然弥漫开来,久久难以消散。眼前活脱脱浮现出了先生那副永远带着老家乡音的敦厚面容,飘散出独特的笑声,想起他衣袂间那拂不去的、混合着黄河岸边泥土与琼州海峡咸风的复杂气息,顿时,揪扯出久久的思念。

我与先生的缘分,始于中原故土。那时先生是省城《河南文艺》的掌舵人之一,我不过是一个怀揣文学梦的业余作者,转瞬先生又参与《人生与伴侣》杂志的创办,我怯生生地登门拜访。先生并未因我的青涩而怠慢,一句朴实的乡音,一个温暖的眼神,很快便消解了所有的局促。先生看到了一个家乡后生的笨拙与热望,那是一种源自黄土地深处的、无需言传的认同。这份始于乡音的师生情谊,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先生一生,是从黄河走向大海的壮阔航程。他出生在济源轵城镇桑榆河村的土墙老宅里,土墙的裂缝里或许还藏着童年的读书声。后来,负笈开封,问道河大,从此以笔墨为犁,深耕于文学的沃野。从编辑《河南文艺》《妇女生活》《人生与伴侣》,到不惑之年毅然随“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奔赴海南,在新生的特区开辟文化的疆土。他创办《人生在世》,受聘到《特区展望》任编审,将中原文化的厚重底蕴与编辑家的慧眼才略,融入开放前沿的澎湃激情。先生的脚步,丈量着从传统到现代、从内陆到海洋的文化距离;先生的笔端,流淌着对时代变迁最敏锐的体察与最深沉的记录。

上世纪90年代末与新世纪之初,先生在那片火热的天地,又一次展现了拓荒者的胆魄。他在海口全国的改革开放前沿,创办了一家文化实体,不仅编辑出版《人生在世》《成与败》等杂志,还注册成立“华晖出版社”,经营着各类图书出版。

先生不仅是我事业的引路人,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提灯者。在《特区展望》的文学栏目里,他为我亲手编发了《太阳与月亮》《太阳雨》《老井》等散文,让我的文字在悄然间提升艺术品位而散发出油墨清香。后来,当我出版诗集《诗的影》时,先生欣然提笔作序,“执着地耕耘,喜悦地收获”,这几个字,如灯塔般照亮我此后的创作之路。他更是家乡文学事业的赤子,每次回到济源,必定提前联系,或拉着我重访故园,寻思古之幽情。或让我通知正在成长进步的作者,举行文学沙龙。难忘在桑榆河他的老家前,先生抚摸斑驳的土墙和熏黑的门板,眼神里注满了几个游子对根的无限眷恋,手摩擦着房后道路旁那棵千年古槐破裂的表皮,能看到他心中澎湃着老朋友会面的真情。

最令我动容的,是先生晚年对故土那腔滚烫的真情。2016年,村里邀请他回乡筹划农耕文化大观园,他第一个想到的帮手就是我。在旧窑洞里,我们一住就是月余,白天里,他精神矍铄地踏勘田垄沟壑,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们一同梳理规划、设置栏目、拟定名目。他将毕生对农耕文明的理解与深情,都倾注在那厚厚的文案中。那不是简单的项目规划,而是一位文化老人,在用最后的心力,为故乡的文化血脉“续脉”。

先生不仅是一位负重的编辑家,更是一位多产且成就斐然的作家。大型历史剧《褒姒》的深沉磅礴,长篇叙事诗《神力》的雄奇魔幻,宏伟直抒,《百篇寓言集》里的智慧灵光与启迪锋芒,散文集《读书改变命运》的恳切劝导,直至皇皇五卷的《李继伟全集》,都是他留给世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作品走进了中学课本,也飞越重洋,被译介到远方。然而,他身上最动人的光芒,却并非仅仅是这些著述,而是那从未褪色的“农民本色”。他务实本分,待人接物毫无浮华之气;他提携后学作者不遗余力,以一己之风范,带动无数像我一样的文学青年,找到方向,坚定脚步。

如今,先生远行了。南海的波涛依旧,而中原故里的桑榆河,想必也静静地流淌着。先生的一生恰似一条大河,从济源的沟壑中发源,汇聚中原文明的万千溪流,最终奔涌入海,在更为浩瀚的天地间激荡出独特的回响。他的风骨,是黄土地的厚重与坚韧;他的情怀,是蔚蓝海的开放与包容。

先生将长眠于椰风海韵之中,而先生的文章风骨、桑榆深情,将如故乡的明月,永悬天中,清辉朗照,指引着后来者,在文学与人生的道路上,继续执着地耕耘,期冀那喜悦的收获。

大别山的山

• 杨德振

家居广州某小区的一楼,原先的业主在院子里盖了一座假山,怪石嶙峋,流水淙淙;每到周末在家休息,伫立在假山前,静静地观望,浮想联翩,思绪很自然就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大别山才是真正的山。虽然不在中国“五大名山”之列,但其横亘千里雄伟壮丽的连绵山脉、饱满丰富的现代人文内涵却是独特的,闻名遐迩,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也。

大别山的山没有人工的痕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它纵横千里,峰峦高耸,雄奇俊秀,远山近岫,画中有景,景中藏景;它横跨三省三市,南临长江,眺望武汉,北靠淮河,回眸郑州,东视南京再探长江,是武汉与南京、武汉与郑州正中间的天然“大氧吧”和“千里大盆景”。这里没有现代化的大工厂,也没有大型矿山企业,人口也不稠密,山清水秀,原始植被丰富,林木葱茏,空气清新,奇花异草竞相绽放和舒展,满眼青翠,馨香阵阵,“原生态”状态凸现。

春天的大别山,春山如妆。春草萋萋,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桃红李白,虫鸣鸟叫,蜂飞蝶舞,莺歌燕舞,到处春光融融,生机勃勃。

夏天的大别山,夏山如碧。夏树苍翠,万木争荣,叶稠阴翠,郁郁苍苍,蝉鸣鸟叫,昏鸣聒噪;碰上雨天,夏水汤汤,乱云飞渡,万山碧绿,山峰雨雾缭绕,空空蒙蒙,犹如仙境;雨过天晴时,紫霞升腾,彩虹架桥,汨汨淙淙的一泓溪水变成了洪涛滚滚,水流峻急,一路狂奔向前。

秋天的大别山,秋山如洗。秋高气爽,枫林尽染,秋菊盛开,遍地黄花,秋兰葳蕤,秋实累累,到

处呈现出丰收在望的景象,山山壑壑、沟沟洼洼里到处飘荡着此起彼伏的欢乐歌声和话语声。

冬天的大别山,冬山如睡。朔风怒吼,漫天飞舞,寂寂青山一夜白了“少年头”,格外壮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光闪耀,冰河莽莽,冰峰皑皑,处处充满诗情画意,时时让人诗兴盎然。

“重峦俯举水,碧峰插遍天。”我的家乡就在大别山深处的湖北麻城市西北部,崇山峻岭中,山脉逶迤,奇峰突起,峡谷幽深,鸟鸣山涧,各种动物繁衍不息;世居在大山里的老百姓淳朴、善良、勤劳、坚韧;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与世无争,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俭朴、悠闲的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别山因军阀割据,山匪猖獗,民不聊生,老百姓过日子提心吊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也深知大别山地理位置的重要,疯狂进攻、扫荡大别山,继而演化成举世闻名的“武汉大会战”。该战役的总指挥部就设在我家隔壁。我家的祖屋至今还留着日本鬼子放火烧房的黑色残垣断壁,仿佛时刻在警示着我们,大山里曾有比恶狼凶残的野兽出没。

我的一个姑奶奶为了躲避日本兵,12岁在大山中“跑反”(湖北方言,意为躲藏)中与家人失散,沿着举水河一路风餐露宿,跑到了100多里外的长江边,从此与家人生死茫茫,天各一方,音信全无。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凭着朦胧记忆找到老家,与爷爷相认,姐弟二人抱头痛哭……我那时六七岁,目睹此情此景,很难理解人间真情和世道沧桑,对大别山更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自从我当兵走出大别山后,才清楚地知道,大别山从解放战争开始,变成了红色的山。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犹如一颗“钉子”,楔入国民党统治者的心脏中;大别山淳朴的人民以无限的热情和慷慨的行动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不顾生命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和“还乡团”的冷枪,给解放军送衣、送鞋、送粮食,使刘邓大军安然度过了大雪覆盖的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西眺大别山,以为可以冻死刘邓大军。没想到,刘邓大军虎踞龙盘在大别山里队伍越来越壮大,最后,他们猛虎出山,把国民党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使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战略性大转折、大变化。

大别山还是英雄的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组建诞生。“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说的就是这里苦难辉煌的故事。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数十万大别山儿女永远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2019年冬天,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走进大别山,向大别山这座千里连绵的英雄山敬献了花篮,表达了亿万人民的真切心声。

现时期,大别山又成了金山银山,这里物阜民丰,乡亲们靠山吃山,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和乡村旅游;通过互联网,一些特色农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家乡的油茶、板栗、松脂、黑羊等农林产品,成为新时期农民脱贫致富、发家致富的主打产品,也是时下直播带货的热门网红产品。原来藏在深山人不识的土特产品,如今像“俏媳妇”一样火,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升,大别山农民贫困的“帽子”终于可以摘掉了。

我是大别山怀抱里长大成人的。上世纪70年代初,还是孩童的我,在山上放过牛、砍过柴、挖过野菜、下过茶籽、摘过野果、挑过炭、炸过石头,挖过狗屎金(云母)卖钱买鞋袜、采过山药卖钱买课本;也撸过兔子、抓过野鸡、捡过野鸡蛋、吃过狐狸、打过野猪、消灭过土蜂窝、追过蛇、捕获过斑鸠、戏弄过刺猬、套过獐子……既享受过大别山赐予的各种福祉,也尝试到大别山馈赠的各种艰辛和无限乐趣。而这些,正是今天大部分孩童无法得到和拥有的;我时常暗自庆幸,觉得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和骄傲,也是我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有时想,假如把大写的人按比例扩大映照在茫茫原野上,大别山就成了我身体里的骨骼,河流是我身体里的血管;顶天立地的山峰就是我的脊梁,连绵起伏的山脉就是我的臂膀;山上茂密的树林就是我的发梢,原野里葱茏的植被就是我的皮肤……我的血脉与灵魂其实早已与大别山融为一体了,不管走到哪里,身在何方,念兹在兹和魂牵梦绕的始终是我的大别山。

时下的我生活在富庶、引领时代潮流的白云山脚下,珠江河畔、粤港澳大湾区,但大别山的山始终在我心头巍峨耸立,镌刻成型,它和白云山遥遥相望,构成我生命中两座最为重要的山峰,一座是精神的山,一座是物质的山;大别山的水也在我心间汩汩流淌,永远不会干涸,它和珠江水一起润泽和滋养着我的肉体和思想,两种水质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浇灌着我的灵魂;大湾区和小山村更是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两个圆点,支撑着我砥砺前行。

心香一瓣

看戏

• 舒鸿

“小朋友,想不想化个漂亮的妆?”

我想点头,却又捏着衣角低下了头:“没钱……”

那是七八岁孩子特有的、羞于启齿的虚荣。

“傻丫头,姐姐不要钱。”她不由分说把我按在镜前。

我跟着大人看戏,从不让人操心。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腔,抑扬顿挫地钻进耳朵。有小伙伴问我:“听得懂吗?”我挺起小胸脯:“懂啊!那个丫鬟的耳环好看,小姐姐头上的蝴蝶要飞了,西宫娘娘头上的珍珠最明亮。”

懂的也就这些了。七八岁的年纪,大抵也就记得这些光鲜亮丽。可论起看戏的认真劲,谁也比不上我。铜锣一响,就纹丝不动。戏台上卖力演出,戏台下我跟着笑、跟着哭。

哭得最厉害的那次,是一个女子穿藏白色的衣裙跪地痛哭。她哭得撕心裂肺,眼泪哗哗地流,把妆都哭花了。周围人用袖子抹泪,我不管不顾地放声大哭,上气不接下气。等那演员哭完下场,我还嗷嗷地哭个不停,惹得我妈哄了半天。

回家后,我妈问我哭啥。我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憋了半天才指着戏台说:“我看她头上的东西掉到了。”全家哄堂大笑,我妈指着我说:“你个傻丫头,还真是啥都没听懂!”

虽然被笑“傻”,下一场戏,我还是早早地去了。不光看,我还钻到了后台,想去看那个哭得伤心的演员。

后台的帘子后,是一张张卸了妆的脸。那些在台上分不清是丫鬟还是小姐的演员,脱了戏服,都一样漂亮。我正发愣,一个正在涂口红的漂亮姐姐回头冲我一笑:

初二那年冬天,有次周末回家,晚上我把踏湿的棉鞋放在火塘边烘烤,不想夜里一只棉鞋倒在火塘里,好好的棉鞋烧成了灰烬。第二天,我只好穿着母亲的花布棉鞋去上学。怕同学们笑话,课间我坐在教室里不敢出去。隔天上午的一个课间,我正坐在教室里发呆,猛然看见母亲的身影在窗外晃动。我飞奔出去,只见母亲手里拎着一双新棉鞋,再看看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接过鞋,上面散发着淡淡的布料清香,还带着母亲手心的温度。

进城上学那一年,母亲又早早地做好了棉鞋,并把它们寄到了学校。看着同学们都穿着新买的棉鞋或是皮鞋,款式新颖又好看,母亲做的棉鞋似乎有点落伍了,把它放到了箱子里,虽然冻脚却没有勇气拿出来。寒假回家,见我把棉鞋带回来,没有穿。母亲问我原因,我支支吾吾地说学校里不冷,穿不上。母亲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便不再提及。

第二年刚入冬,我就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二十块钱和一封信。信中母亲说家里有点忙,没顾得上做棉鞋,让我自己去商场买双棉鞋,别把脚冻着。

我紧紧攥着信和钱,情感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

一双鞋承载着温暖的回忆,成为传统文化中朴素而深情的符号。那些母亲为我做的棉鞋,那些藏在棉絮里的爱,就像一束永不熄灭的光,在每个寒冷的日子里,默默照亮我前行的路,也温暖着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昏。

荐书架

《偷影子的人》:讲述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

• 马冬冬

风靡全球的温情治愈小说《偷影子的人》,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全新中文译本。新版特邀著名法语翻译家、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得主余华先生翻译,以为期为新一代读者提供更加精准、更具文学质感的新文本,从而让这部畅销十余年的经典治愈小说走近更多年轻读者。

《偷影子的人》是法国作家马克·李维的代表作,该书在法国首印45万册,位列全年销量排行榜的总冠军,法国媒体惊叹:“销售得比影子消失的速度还快!”在中国市场,该书中文版同样创造了惊人的销售数据与持久的文化热度,总销量超过500万册,连续十年位居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入选“大众喜爱的50本书”。在社交平台,其经典段落被广泛摘抄传播,书中关于“童年”“亲情”与“自我的解”的主题,引发了跨越年龄层的深度共鸣,成为无数读者心中“一生必读的温柔

之书”。

《偷影子的人》讲述的是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一个老是受班上同学欺负的瘦弱小男孩,因为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而强大——他能“偷别人的影子”,因而能看见他人心事,听见人们心中不愿说出口的秘密。他开始成为需要帮助者的心灵伙伴,为每个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小说以奇幻为壳,内核探讨的却是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如何与自己的和解的普世主题。

翻译之余先以其深厚的法国文学修养和严谨的译笔闻名,他对原文诗意图与哲思的精准把握,将马克·李维清新幽默又饱含深情的文字魅力更加精准优美地呈现。新译本不仅为读者复刻了原作熟悉的温暖,更能让读者从精致的语言细节中,体会故事更深层的情感纹理与人生况味。

磨出厚厚的茧子或是血泡,有时手上还缠着旧布条。母亲每一针都缝得极为紧密,细密的针脚宛如整齐的小格子。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见了母亲的针线活,无不交口称赞,直夸母亲心灵手巧。

为了赶活,母亲下田劳动也常常带着针线,歇工时,就坐在田埂上纳一会儿。农闲时,村头的树荫下,或是向阳的墙角处,孩子们在一旁嬉闹,母亲们边唠家常,边纳鞋底。时不时,还会放到一块相互比较取经。欢声笑语中,日子温暖如阳。

母亲整饬的鞋底和鞋帮都十分精致。鞋底的边沿和最外层包着崭新的白布。做鞋帮时,先用牛皮纸依照鞋底大小裁成鞋样,再把鞋样放到布面上轻轻擦拭两下。夜深了,摇曳的灯光把母亲单薄的身影投射到墙壁上。很多时候夜深人静,还能看见母亲仍在不知疲倦地赶工。犹记寂静的夜晚,纳鞋底时麻绳抽动的“嗤嗤”声,至今还时常在耳畔回响。

怕我们受冻,母亲总是早早地把棉袄、棉裤还有棉鞋做好存放着。天冷了,就让我们及时穿上。母亲做的棉鞋鞋头圆润饱满,针脚细密均匀,鞋底扎实硬挺。脚底衬着厚厚的棉花,鞋面是新买的灯草绒布,里面裹着棉花,鞋口还安有气眼,可以穿鞋带。穿上母亲做的棉鞋,大小刚好合脚,鞋底踩着泥土,裹着脚底一点点漫上来,漾开满满的踏实与满足。我常常穿着新鞋在小伙伴面前显摆,惹得大家十分羡慕。

纳底子不仅是个力气活儿,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母亲戴着顶针,先用针锥用力将底子扎透,再用针把麻绳穿引过去,将绳线挽在手上使劲拉紧。有时实在扎不动,还要借助钳子来完成。经常看到母亲的手指勒出一道道红色的印记,手掌

母爱深沉

藏在布棉鞋里的爱

• 高长见

比准,从最前端起针,针脚沿两边往后走,鞋帮与鞋底完美融合,竟没有一点褶皱。

我时常回忆起母亲在油灯下做鞋的情景。昏黄的灯光里,母亲低着头,手中的针线随着她的动作在鞋底上灵活穿梭。母亲时而将针线针在头发上轻轻擦拭两下。夜深了,摇曳的灯光把母亲单薄的身影投射到墙壁上。很多时候夜深人静,还能看见母亲仍在不知疲倦地赶工。犹记寂静的夜晚,纳鞋底时麻绳抽动的“嗤嗤”声,至今还时常在耳畔回响。

怕我们受冻,母亲总是早早地把棉袄、棉裤还有棉鞋做好存放着。天冷了,就让我们及时穿上。母亲做的棉鞋鞋头圆润饱满,针脚细密均匀,鞋底扎实硬挺。脚底衬着厚厚的棉花,鞋面是新买的灯草绒布,里面裹着棉花,鞋口还安有气眼,可以穿鞋带。穿上母亲做的棉鞋,大小刚好合脚,鞋底踩着泥土,裹着脚底一点点漫上来,漾开满满的踏实与满足。我常常穿着新鞋在小伙伴面前显摆,惹得大家十分羡慕。